

犹太精神与德国语言的结合

——黑塞评马丁·布伯*

马 剑

摘 要：考察赫尔曼·黑塞关于奥地利-以色列-犹太人学者马丁·布伯的评论文章，目标有两个：一是讨论为什么布伯的著作能够得到黑塞高度评价的原因，二是透过黑塞对布伯的精辟评论，读者又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德语文学大师的黑塞，与著名犹太思想家布伯之间，在对待东西方跨文化交流、宗教信仰等问题上，他们心意相通。

关键词：犹太精神 德国语言 黑塞 布伯 跨文化交流

1925年2月18日，在发表于《民族报》(National-Zeitung)的关于马丁·布伯的两部著作《论犹太教》(Reden über das Judentum)和《隐匿的光芒》(Das verborgene Licht)的评论中，黑塞这样写道：“只要德国的犹太人还感受得到精神的义务，马丁·布伯就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他是我们时代最优秀的人才之一，他的影响力远远不只局限在文学的范围内，已经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①而在6年之后，也就是在1931年7月23日在莱比锡出版的《雷克拉姆万象》(Reclams Universum)周刊上，在评价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名作《中国长城修建时》(Beim Bau der Chinesischen Mauer)的十行评论(“Zehnzeilen-Kritik”)中，黑塞又谈到了布伯：“一个迄今为止尚未实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赫尔曼黑塞文学文化评论研究”(18BWW065)的阶段性成果。

① Hermann Hesse, “Martin Buber. ‘Reden über das Judentum’, ‘Das verborgene Licht’”, *Sämtliche Werke in 20 Bänden, Band 18, Die Welt im Buch III, Rezensionen und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17-1925*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2), S. 475f; hier S. 475.

现的结合看起来正在完成——真正的犹太人的精神与地道的德国语言的结合；在我看来，这种结合的先驱和大师就是马丁·布伯和在十年前去世的弗兰茨·卡夫卡。”^①

这两段文字仅仅是黑塞对于布伯表达赞许的例子，在黑塞的诸多评论文章中，这位奥地利-以色列-犹太人思想家的名字出现的频率非常高，然而这还不足以体现出黑塞对布伯的重视程度，真正能够表现出他对这位作者广泛而深入研究的标志则是他对于后者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字的评论，这些著作既有布伯本人创作的，也包括他翻译的作品以及他主编和整理汇编的书籍。而就这些文字的主题和内容而言，也同样十分丰富——既有文学作品，自然也少不了宗教和哲学著作。除此之外，如此众多的评论文章产生的时间段也非常值得关注——黑塞第一篇关于布伯的详细的评论发表于1909年6月1日的《符腾堡报》（*Württembergische Zeitung*）上，评论的对象是由布伯编辑整理后命名为《陶醉的教派》（*Ekstatische Konfessionen*）的书籍，^②自那以后，黑塞关于这位作者的评论工作持续了四十多年，直到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说几乎涵盖了20世纪上半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整个世界风云变幻，人类社会也经历了极大的动荡。在这个社会历史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问，为什么黑塞会对布伯及其著作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布伯的文字当中又是什么给黑塞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呢？尤其是考虑到布伯的犹太人血统及其犹太人的文化传统，探讨这些问题就更加具有启发性。

尽管布伯创作的文字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但是，从黑塞的评论来看，仍然可以看出两个彼此互相关联的趋势——在20世纪20年代之

① Hermann Hesse, "Franz Kafka. Beim Bau der Chinesischen Mauer", *Sämtliche Werke in 20 Bänden, Band 19, Die Welt im Buch IV. Rezensionen und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26-1934*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3), S. 237.

② Hermann Hesse, "Ekstatische Konfessionen", *Sämtliche Werke in 20 Bänden, Band 16, Die Welt im Buch I, Rezensionen und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00-1910*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2), S. 377f.

前，引起黑塞很大兴趣的是由布伯编辑整理或者翻译的关于远东文化的书籍，而在此之后，他则专注于研读布伯所撰写的关于犹太教和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文化关系的著作。

在这个关联中，在对《陶醉的教派》的评论里黑塞这样写道：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这里，在各个时代、民族和观念的如此截然不同地被编织出来和被涂上颜色的面纱的背后，这种同一的、始终相同的、归根到底没有形象、无法言说的陶醉的经验到处都会以神秘的方式为人所见。……引人注目的是，虽然多数陶醉的（也许是最美丽的）表白都出自基督教欧洲，然而，即使在这里也和在非理性的认识的所有领域里一样，最接近深刻的底部的仍然是印度人。无论是神奇经历的力量，还是经历本身、即神性的统一的可描述性看起来在上千年的漫长道路上有时是完美的，有时又发生了巨变，但都比不上最古老的印度文献和吠陀的阿特曼学说的记载。^①

读者可以从黑塞的这段评论中读出几层涵义。第一，在《陶醉的教派》中，马丁·布伯搜集到了在各个时期和不同国家里宗教教派成员关于陶醉的经验描述，而黑塞在评论中之所以专门提到了印度，自然与他个人的家庭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②也就是说，在1909年写作这篇评论的时候，黑塞对印度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因此，黑塞在这里显然非常认同马丁·布伯尝试寻找各个不同民族之间共同点的想法。第二，具体而言，这里的这个共同点当然就是对于“陶

① Hermann Hesse, “Ekstatische Konfessionen”, *Sämtliche Werke in 20 Bänden, Band 16, Die Welt im Buch I. Rezensionen und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00–1910*, S. 377f.

② 黑塞及其家庭与印度文化的渊源在国内外学界都有广泛而深入的阐述和研究。例如，比较详细的叙述可参见其传记 Ralph Freedman, *Hermann Hesse, Autor der Krisis, Eine Biographie*, Aus dem Amerikanischen übersetzt von Ursula Michels-Wenz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99)。

醉”(Ekstase)这种神秘的感受的描绘,显然,黑塞对这个词汇的涵义非常熟悉,这当然也与其家庭的宗教信仰联系紧密,正如他所说,这个最初在欧洲宗教范围内使用的词汇,在印度人的思想中甚至表达得更为深刻,这里,尤其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黑塞对“陶醉”的具体内容的解释——经历“神性的统一”,也足见他对印度古代宗教思想的熟悉。第三,也是最具启发性的一点,一方面,黑塞强调了“陶醉”这种心理状态的最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它的“无法言说”性、它的“神秘”性、它属于“非理性的认识”,但另一方面,他所知的印度古代文献却又的确描述了这样的经验。事实上,恰恰是这样的一个“自相矛盾”才一直是黑塞长时间思考的问题,以至于在192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悉达多——一部印度作品》(*Siddhartha, Eine indische Dichtung*)的开头,令主人公悉达多提出怀疑的,正是关于阿特曼的学说,^①而对于全书的情节发展起到关键推动作用的正是悉达多与佛陀的交谈,悉达多自称在佛陀完美的学说中发现了一个漏洞,针对的恰恰就是“陶醉”式的内心体验的不可言说性,黑塞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思考:

哦,尊敬的佛陀,你无法用语言和教义告诉任何人,在你大彻大悟的那一时刻在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彻大悟的佛陀的教义包括了很多内容……有一点却没有包含在这明晰而可敬的教义中:它没有包含佛陀本人亲身经历的秘密,在千万人中他一个人经历的秘密。^②

对于小说的主人公来说,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是为了像佛陀那样能够亲身体验到那种无法言说的神秘感受,他必须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而对于这条道路的描述不仅构成了小说后面

^① Hermann Hesse, *Siddhartha, Eine indische Dichtung*, in *Sämliche Werke in 20 Bänden, Band 3, Roßhalde, Knulp, Demian, Siddhartha* (Berlin: Suhrkamp Verlag, 2001), S. 369-479; hier S. 374f.

^② *Ibid.*, S. 394.

的情节，而且也恰恰反映出了黑塞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①如果说阅读马丁·布伯的《陶醉的教派》加深或者佐证了他关于这种同一的经验超越了各个时代、民族和观念的观点，那么，围绕着小说《悉达多》的创作所展开的思考则使这一观点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变成了一种坚定的信念。1958年，在致波斯语读者的信中，黑塞通过概述《悉达多》的主要思想表达了这一信念：

这部小说是一个出身于基督教家庭、受基督教教育的人的自白。他很早就告别了教会，并且努力去理解其他宗教，尤其是印度人和中国人信仰的形式。我尝试着去探究所有宗教信仰和所有人性的虔诚方式的共性，探究凌驾于一切民族差异之上的东西，探究被每一个种族、被每个人所信仰和尊敬的事物。^②

毫无疑问，这段概括又一次有力地证明了，在探究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共性的问题上，黑塞与马丁·布伯怀有相同的出发点和目标。而与近半个世纪前所写的评论相比，显然在这里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内容——除了印度之外，从1910年左右开始直到辞世，黑塞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研读了来自中国的文化典籍的译本，其中包括哲学、历史、文学等方面的经典作品。在这里，马丁·布伯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一方面是在文学上，1911年，他从英语转译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部分故事，并将其译本命名为《中国鬼怪与爱情故事》（*Chinesische Geister- und Liebesgeschichten*），在为这本译作所写的两篇评论中，黑塞都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一篇发表在1912年2月的《书迷》（*Der Bücherwurm*）上，黑塞称赞此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童

① 参见拙作《寻求“自我”之路——论赫尔曼·黑塞的〈悉达多〉》，《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

② Volker Michels (Hrsg.), *Materialien zu Hermann Hesses "Siddhartha"*, Erster Band, Texte von Hermann Hess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6), S. 268.

话书之一”；^①另一篇则发表在1912年3月25日的《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上，黑塞评价这本译著是“对一个我们尚不了解的童话世界的探索，这个世界是《诗经》和庄子的那些寓言之后我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接触到的最具文学价值的作品”^②。除此之外，黑塞还把布伯的这个译本拿来与著名的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所翻译的《中国民间童话》(*Chinesische Volksmärchen*)进行了比较，在发表于1914年8月8日《三月》(*März*)上的对后者的评论中黑塞写道：“这些童话中的一些故事已经为人所知，但把不同的德语译本进行比较其实也很有趣。比如，那个爱笑的女孩婴宁的故事也出现在了布伯的《鬼怪和爱情故事》里，两者之间只是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差别。”^③

另一方面，则是在黑塞对于中国哲学著作的阅读上，对此，马丁·布伯扮演了类似的开拓者的角色——在卫礼贤翻译出版了《庄子》即《南华真经》(*Dschuang Dsi. Das wahre Buch vom südlichen Blütenland*)之后，1912年10月11日瑞士伯尔尼的《联邦报》(*Der Bund*)上刊登了黑塞的评论，而他首先提到的却是马丁·布伯1910年从英语选译的《庄子的言论和寓言》(*Reden und Gleichnisse des Tschung-tse*):

两年前，马丁·布伯在岛屿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庄子的言论和寓言》，当时，我们怀着感激之情接受了这本著作，将其视为探究中国人精神的一份杰出的贡献，而它富有诗意的内容令人惊讶地深深打动了我们。……

① Hermann Hesse, “Chinesische Geister- und Liebesgeschichten”, *Sämtliche Werke in 20 Bänden, Band 17, Die Welt im Buch II, Rezensionen und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11–1916*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2), S. 74f; hier S. 75. 以下引用简称“Chinesische Geister- und Liebesgeschichten”。

② Hermann Hesse, “Chinesische Geistergeschichten”, *Sämtliche Werke in 20 Bänden, Band 17, Die Welt im Buch II, Rezensionen und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11–1916*, S. 99–102; hier S. 99.

③ Hermann Hesse, “Chinesische Volksmärchen”, *Sämtliche Werke in 20 Bänden, Band 17, Die Welt im Buch II, Rezensionen und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11–1916*, S. 345f; hier S. 345.

如今，由于多部作品而被证明是专家和严谨的译者的卫礼贤出版了《南华真经》，无非是布伯所译《庄子》的一个完整的版本。^①

黑塞和马丁·布伯虽然不是卫礼贤那样的精通中文的汉学家，但他们却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异乎寻常的浓厚兴趣。尽管布伯的译本译自英语，但却仍然引起了黑塞的强烈共鸣，原因就在于他在1911年“在东亚逗留期间对于中国人”的“所有好感”，在这里都得到了“加强和印证”。^②而这也就再次证明了布伯译本的文学成就即他的语言魅力。如上所述，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令黑塞更加深刻地体会和欣赏这种魅力的则变成了布伯关于犹太教的著作和翻译。

众所周知，作为犹太裔的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毕生都在致力于正统派神秘犹太教运动得到西方的理解。为此，他撰写了很多关于犹太教尤其是关于他自20世纪初开始多年研究的哈西德教派的著作。1923年12月，黑塞在《新评论》（*Die Neue Rundschau*）上发表了对雨果·巴尔（Hugo Ball）的《拜占庭的基督教》（*Byzantinisches Christentum*）一书的评论，在文章的开头，黑塞回顾了近几年来所阅读的涉及宗教内容的书籍，其中就对马丁·布伯的著作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我想到的并非那些如今如此生动的现代的关于世界末日的文献，而是一些完全停留在传统的范围内致力于宗教革新的尝试，这些尝试仅仅通过其原动力的严肃和真实发挥着新的作用并且带来新的内容。在这十年当中我所经历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马丁·布伯的著作，尤其是他关于巴尔谢姆和伟大的布道者的书籍，

① Hermann Hesse, “Das wahre Buch vom südlichen Blütenland”, *Sämtliche Werke in 20 Bänden. Band 17, Die Welt im Buch II, Rezensionen und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11-1916*, S. 157f.

② “Chinesische Geister-und Liebesgeschichten”, S. 75.

以及他现在整理出版的《论犹太教》。^①

黑塞在这里所指的，是马丁·布伯在1908年和1922年出版的两部著作，前一本著作名为《巴尔谢姆的传奇》(*Die Legenden des Baalschem*)，记述了哈西德派的创始人、原名伊斯雷尔·本·埃利泽(*Israel ben Eliezer*)、又被称为巴尔·谢姆·托夫(*Baal Schem Tov*)的拉比的故事；后一本著作则是《伟大的布道者和他的追随者》(*Der große Maggid und seine Nachfolge*)，记述的对象是巴尔·谢姆·托夫之后哈西德派的第二位领导人、被称为“伟大的布道者”的梅泽里茨的多夫·贝尔(*Dow Bär von Meseritz*)拉比。^②正如黑塞所评价的那样，马丁·布伯的著作并没有脱离宗教的传统，作为犹太人，他对于自身传统的这种态度正是黑塞格外看重的，至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向西方世界真实地介绍犹太教传统的努力在黑塞这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正因为如此，当1927年布伯将他所有关于哈西德派的著作合并成一本《哈西德派之书》(*Die chassidischen Bücher*)发表的时候，黑塞在1927年12月3日柏林的《日记》(*Das Tagebuch*)周刊上刊登的题为《最好的作者关于年度最佳图书的调查》(“*Umfrage bei den besten Autoren über das beste Buch des Jahres*”)的文章中将这本书推荐为了当年最优秀的德语书籍之一，黑塞是这样阐述他推荐的理由的：

《哈西德派之书》将布伯所有关于哈西德派的文字、即他毕生事业的核心与精华汇集到一本书里。哈西德派是欧洲最后的一个真正伟大而深刻的宗教运动，在有些特点上与同时代的新教虔敬派有类似之处，但比后者的根基更牢固，产生于更加古老而又神

^① Hermann Hesse, “Byzantinisches Christentum”, *Sämtliche Werke in 20 Bänden, Band 18, Die Welt im Buch III, Rezensionen und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17–1925*, S. 411–414; hier S. 411.

^② 可参见 *Sämtliche Werke in 20 Bänden, Band 18, Die Welt im Buch III, Rezensionen und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17–1925*, S. 676。

圣的传统；这个犹太教的运动产生了很多真正的圣徒的形象和圣徒的传奇。这些传奇的最有资格的宣布者和翻译者正是马丁·布伯。可以说，这本书是一部经典的、不朽的作品。^①

和上文所引用的关于《陶醉的教派》的评论类似的是，黑塞在这段评价中也做了一个比较——客观地讲，“哈西德”在希伯来语中本身就是“虔诚”的意思，从敬虔事奉的角度来看，黑塞在马丁·布伯描述的关于哈西德派的文字中发现与德国路德宗教会中的虔敬派的相似之处其实并不奇怪；这里更具启发性的反而倒是做这个比较的评论者个人的原因，在发表于1928年3月柏林的《犹太人》（*Der Jude*）杂志上的短文《相似之处》（“Verwandtes”）中黑塞这样写道：

在过去的十年中，马丁·布伯的著作、首先是他的哈西德派传奇的德语版本令我的思想得到了真正的充实和丰富。布伯为我展示的犹太教的一面、即哈西德派的一面与我的宗教渊源、即虔敬派的世界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以至于早在刚刚了解它的时候我就倍感亲切。^②

黑塞在这里提到的他的“宗教渊源”就是他个人的家庭的宗教信仰——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的新教虔敬派教徒，因此，虽然他本人并未皈依基督教，但这种家庭氛围中的耳濡目染对他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在其晚年黑塞对此仍念念不忘——在1946年为其政论文集《战争与和平》（*Krieg und Frieden*）的再版所写的序言中，他认为信仰

① Hermann Hesse, “Umfrage bei den besten Autoren über das beste Buch des Jahres”, *Sämtliche Werke in 20 Bänden, Band 19, Die Welt im Buch IV, Rezensionen und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26-1934*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2), S. 58-61; hier S. 58.

② Hermann Hesse, “Verwandtes”, *Sämtliche Werke in 20 Bänden, Band 20, Die Welt im Buch V, Rezensionen und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35-1962*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5), S. 377f.

基督教的家庭是对他“产生持续一生的三个重大的影响”之一，^①由此，黑塞在阅读布伯的文字时“倍感亲切”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时，这也再次证明了上述黑塞的信念，即在“所有宗教信仰和所有人性的虔诚方式”之间是存在着“共性”的。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是，黑塞之所以称呼布伯为“翻译者”，是因为他把这些哈西德派的传奇改写成了德语，这也就很容易使人想到本文开头引用的黑塞对布伯的评价——“真正的犹太人的精神与地道的德国语言的结合”，而事实上，如果把关于哈西德派的一系列著作看作这种结合的早期尝试的话，那么，布伯从1926年起与德国历史学家和犹太哲学家弗朗茨·罗森茨魏格（Franz Rosenzweig）共同翻译的《圣经旧约》（*Das Alte Testament*）即《希伯来圣经》（*Die hebräische Bibel*）则可以被视作这一结合的顶峰，^②黑塞对此的评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在1931年6月19日的《慕尼黑报》（*Münchener Zeitung*）上，黑塞将布伯的这一成就与卫礼贤和卡尔·欧根·诺伊曼（Karl Eugen Neumann）的翻译成就相提并论：

我已经谈及了德意志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做的几个了不起的吸纳别国文化的尝试，其具体方式就是将遥远的时代和民族的重要作品通过富于独创性的翻译为己所有。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工作便是卫礼贤对于古代中国人著作的翻译和在此前大约十年卡尔·欧根·诺伊曼对佛教巴利语文献的德语翻译。达到类似级别的第三个伟大的作品就是马丁·布伯和弗朗茨·罗森茨魏格几年

① Hermann Hesse, “Geleitwort zur Neuauflage von ‘Krieg und Frieden’”, *Sämtliche Werke in 20 Bänden, Band 15, Die politischen Schriften, Eine Dokumentation*, Herausgegeben von Volker Miche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4), S. 646-650; hier S. 650.

② 由于罗森茨魏格于1929年12月11日去世，所以后面的翻译工作都是布伯一个人完成的。可参见 *Sämtliche Werke in 20 Bänden, Band 19, Die Welt im Buch IV, Rezensionen und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26-1934*, S. 591.

前开始的对于《圣经旧约》的重新翻译。^①

黑塞在这里提到的无疑都是在20世纪早期德国与东方文化交流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汉学家卫礼贤自不必说，他翻译了中国先秦时代几乎所有哲学家的经典著作，^②而奥地利人卡尔·欧根·诺伊曼则凭借他对早期佛教经典《巴利三藏》(*Der Pali-Kanon*) 的翻译成为西方尤其是德语地区佛教的开拓者，两个人的翻译成就都在德语地区、甚至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在黑塞写这篇评论的时候，布伯的翻译工作还没有完成，但即便如此，根据已经陆续出版的翻译，黑塞就给予了他如此高的赞许，足见这部译作的宝贵的文化和艺术价值。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位译者所翻译的作品的来源语黑塞都是看不懂的，就是说，他对他们的评价都是基于译成德语的文本做出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黑塞将它们称为“德意志精神”“吸纳别国文化的尝试”了；但就这一点而言，马丁·布伯又与卫礼贤和诺伊曼有所不同——他虽然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但由于他的犹太家庭背景，他从小接受的是包括德语在内的多语种的教育，这当然为他日后的翻译工作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它的德语造诣也又一次在如此意义重大的翻译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于布伯在翻译中的语言运用，黑塞的评价是这样的：

《圣经》的这次重译和很多的尝试都不同，它并不是把以前的译本修改得更加忠实于原文或者更加华丽、更加适合现代读者；它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再创作，出于对两种语言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对诗意韵律结构的深刻认识，这次翻译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字

① Hermann Hesse, “Bücher der Kultur und Kunst [II]”, *Sämtliche Werke in 20 Bänden, Band 19, Die Welt im Buch IV, Rezensionen und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26-1934*, S. 223-229; hier S. 223. 以下引用简称“Bücher der Kultur und Kunst [II]”。

② 参见拙作《黑塞与中国文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句，它进行着一场斗争，以期使《圣经旧约》再次德国化。^①

从短短的这几行文字，已足见黑塞对布伯的理解之深。一方面，仅就其翻译的语言而言，黑塞的评价准确地道出了布伯翻译的“独创性”所在——既准确地再现了原文的语言特点，又使目的语极富诗意，众所周知，黑塞是20世纪德语文学的语言大师，布伯的译本能够得到他如此高的评价，实属难得；即使是对于黑塞本人来说，这也令他颇多感叹，比如在刊登于1932年7月2日《维尔茨堡汇报》（*Würzburger Generalanzeiger*）上的一篇短评中，黑塞就赞许地称布伯是“一个德语造诣高于其同时代的多数德语作家的不同寻常的犹太人”^②。另一方面，黑塞又能够通过布伯的翻译体会到其工作的艰辛，感受到他肩负的沉重的历史使命，正因为如此，在1933年4月28日的《慕尼黑黑报》上，黑塞才会称布伯为“最古老的传统的代表”，评价他“毕生的事业就是将历史上宗教的流传下来的价值……在其最突出的特征中重新创造出来……以便通过完美的描述重新和负责地揭示每一种信仰的最深刻的本质并使人类重新回想起它”^③。

如上所述，虽然20世纪20年代可以被看作黑塞评论马丁·布伯的一个时间节点，但从评论文章的数量来看，发表在20和30年代的仍然占了多数，而在这里绝对不能忽略的正是这个时代的背景——恰在此时，种族主义思想尤其是反犹太主义的思想在德国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黑塞仍然有足够的勇气在多篇评论中积极地谈论以马丁·布伯为代表的犹太裔学者的作品，实属难能可贵。而布伯之所以能够处于这些评论的中心，归根到底还是因为黑塞认为在他身上、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自己一生都在信仰和在精神上追求的东西——赋予

① “Bücher der Kultur und Kunst [II]”, S. 223f.

② Hermann Hesse, *Sämtliche Werke in 20 Bänden, Band 19, Die Welt im Buch IV, Rezensionen und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26-1934*, S. 302.

③ Hermann Hesse, “Bücher der Kultur und Kunst [IX]”, *Sämtliche Werke in 20 Bänden. Band 19, Die Welt im Buch IV, Rezensionen und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26-1934*, S. 385-391; hier S. 387.

有限的生命以一种无限的意义的精神义务，这也可以回答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透过这种“真正的犹太人的精神与地道的德国语言的结合”，黑塞看到了一个在探究民族共性、捍卫精神信仰、维护文化传统方面的志同道合者，或许上述评论中的最后两句话正好可以最准确地概况黑塞与布伯之间的这种心意相通：“布伯完美地描述了犹太人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弥赛亚的期待，他恰恰以此用最无可反驳的方式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今天，在极度混乱和也许接近没落的时刻，我们仍然要领悟到那最神圣和最重要的东西来回答我们所有关于生命意义和道路的问题。这些东西关乎所有的信仰。”^①

① Hermann Hesse, “Bücher der Kultur und Kunst [IX]”, *Sämtliche Werke in 20 Bänden. Band 19, Die Welt im Buch IV, Rezensionen und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26–1934*, S. 385–391; hier S. 388.